

台湾汉堡

何春蕤

——刈包！

刈包，是一种相当本土的路边摊食品，它是一块蒸熟的面皮，对折后在中间夹上焢肉、酸菜之类的佐料。最近在一个路边摊上竟然看见它的招牌写着：「台湾汉堡——刈包」。

这个现象当然代表了（以汉堡为象征的）新殖民主义文化对（以刈包为象征的）本土文化的侵略。

对于这一种饮食形式的文化侵略，有人沾沾自喜，认为无需过虑，因为据说西方的汉堡、薯条、炸鸡……等等都味同嚼蜡，根本比不上中国食物。

但是食物绝不仅是「可以吃的东西」；食物就是文化。

食物不仅预设了一套烹饪及材料选择的规矩（例如，狗肉对西方人而言就不是「食物」），还预设了一套价值观及一种生活方式。易言之，食物就是文化的构成部分。

如果今天汉堡是以「乌干达牛肉饼」的名称，在传统小吃店和其他中国食物一道出售，而没有强势文化和跨国公司的双重推销，它就不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事实上，当人们在吃汉堡时，他们吃的是「国际的麦当劳／美国感觉／中产气氛／现代时髦……」等等一大串「味道」。这些味道之所以会

某些人是「香」或「好吃」，是因为伴随着汉堡的其他新殖民文化（电影、音乐等娱乐文化、工作制度与伦理、休闲文化）也一齐在改变本土的文化生态。

换句话说，饮食文化的改变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对生活空间全面的改造；台北越来越像美国，台湾人越来越像美国人，而台湾人吃汉堡则既是「台湾与美国相似」的结果，也是原因。

但是刈包以「台湾汉堡」的面目出现，不但呈现新殖民主义的强势，也举起了本土饮食文化抵抗侵略的旗帜。

这类本土饮食文化业者在跨国经济的压力下并没有转业加入正式部门，以「美以美」这类小型汉堡三明治速食店的方式赶搭便车。相反的，这个刈包的例子巧妙地挪用文化侵略者的名称来保存并推销自己，本土的刈包于是在新的招牌下继续贩售，继续传承。

新殖民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略往往也包含了阶级的成分在内。卖刈包的路边摊服务的是中下阶层的民众，使用「台湾汉堡」的名称，当然是利用中下阶层对象征中产阶级生活的「汉堡」之羡慕心理，可见这种反侵略手段表示已经依附或接受了侵略所造成的现实，如：「汉堡是好吃的」，而刈包之所以好吃只是因为台湾的汉堡。

另一方面，中下阶层仍多在非正式部门、传统行业中工作，也多半以传统方式进行休闲，保有较多的中国文化。中上阶层则较西化，他们的工作场所多已为西方制度所管理，生活方式及休闲文化也相应程度地为新殖民文化所渗透。因此，新殖民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略也成为中上阶层对中下阶层的支配优势之一。（就这一点而言，常见的中上阶层对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相当复杂的阶级因素。）

即使如此，在新殖民主义之下受益较少的中下阶层，仍然以其有限的方式来肯定自我，肯定本土文化：他们吃刈包，不买汉堡，但是去麦当劳上厕所。